

乡野藏大师 枯木怀瑾瑜

——记农民根艺家张安禄的艺术人生



■ 文/ 齐光春 达夫 图/刘之越

他一直屏居乡野，深居简出，但登门拜访者却络绎不绝。他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村头山上还经营着二亩薄田，现在种满了枝叶婆娑的山楂树；他是被中国根艺协会和山东根艺协会命名的根艺大师，诸多荣誉集于一身；他是一方特色经济的领头人，在他的带动下，一大批农民走上艺术道路，并因此发家致富，他所在的周边村庄，成为全国知名的根艺创作基地。他的名字叫张安禄，是中国美术根艺协会、中国文联民间根雕协会会员，也是山东省根雕创作基地的副会长。

身份与名气，环境与成就，艺术与乡野……他的身上看似充满了种种悖论和意想不到，但正是凡此种种缔造了一位农民艺术家的传奇人生。甲午岁末，我们不远千里，奔赴齐鲁千年古城，撩开半遮半掩的层层青山，来到青州市王坟镇李家庄村，拜见这位身居乡野，名誉京都的农民艺术家。欣赏他的作品，品读他的故事，做一次只关乎艺术和人生的访谈。一位65岁的农村艺人的精神世界，便渐次清晰，渐次丰满。

速写——张安禄与根的匆匆那年

若究家学，张安禄的高祖父是名闻乡里的秀才，饱读诗书，才华横溢，曾经四处游学，广结善果。张安禄的父亲是位乡间儒儒，满腹经纶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做得一纸好文，生前多为乡人撰写春联和家书。少时的张安禄也是颇有雄心壮志的，经常面对家门前的上马石生出诸如光宗耀祖的美好理想。无奈世事弄人，因家庭出身的原因，张安禄初小刚毕业便编入村里的生产队，在贫下中农的带领下，履行挑粪种田的本职。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

会，被破例招收进镇上的联合木工厂。从此，虚心好学的张安禄与木头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镇联合木工厂解体。一身手艺的张安禄回家当起了木匠，并带了几个徒弟。不论是制造传统的八仙桌、衣箱，还是当时时兴的大衣柜、高低柜、写字台，张安禄都会做。从伐树，分解木料，到后来的雕花上漆，张安禄每道工序都拿得起来，十里八乡对他娴熟而精良的手艺赞不绝口。一年四季，张安禄带着徒弟马不停蹄应对着各种订单，既为生

存，也为荣誉。十几年，他在实践中不断磨练手工技艺，造就了他较为扎实的造型能力。张安禄与根艺的结缘，很有戏剧色彩。那是1992年春天的一个黄昏，从地里干活回来的他忙着张罗晚饭，当他正要把一块树根填到炉灶里去的时候，忽然停住了。因为他发现，这树根像极了一个昂首鸣叫的仙鹤，所以不舍得丢进炉灶中。正是他的“手下留情”，改变了这块树根命运的同时，也改写了

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张安禄从小热爱绘画，没事的时候经常信笔涂鸦，再加上他长期做木工的经验，所



以这次没费多大力气，一只栩栩如生的仙鹤就诞生了。后来，他配上了一个龟模样的底座，取名“龟鹤延年”。那是他的处女作。这件作品，在当时的城里河滩大集上卖了100元钱，这也是他的作品首次进入市场。

从此以后，一发而不可收。张安禄的艺术创作，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，最早是以动物类为主的象形雕刻。飞禽走兽，花鸟虫鱼，像什么就雕刻什么，多半靠材料的形状和个人的艺术直觉。特别是他对鹰的创作情有独钟。偶然的机会，他与当时素有青州美术界“鹰王”之称的云门子相识，并得到精心指点，自此以后，他的技艺更加精进，成绩斐然。张安禄雕刻的鹰，千姿百态、栩栩如生、入神入骨，2001年《大众日报》以青州根艺鹰王为题对张安禄的创作作了专题报道。之后，他转入似是而非、似像非像、更加注重神似的创作阶段。现在，他专攻菩萨、罗汉、寿星等人物雕刻。在根艺创作上，人物是难度最大的。不仅要借助原材料，顺势而为，还要对人物的表情做出恰如其分的雕琢。哪个地方动刀，用几份力气，不容有半点失误，这就需要创作者有足够的艺术素养和精雕细刻的耐心。

曾经有一位清华大学美术教授，观赏了张安禄的人物作品后，好奇地询问他是如何精确把握人物躯体和面部器官的比例，结果张安禄的回答让他大吃一惊：感觉怎么舒服怎么来呗。这种近乎原始，接近直觉的创作方式，的确是科班出身的艺术创作者很难想象的。

20多年的艺术经历，让这位农民艺术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理论。他最早创立了水煮、剥皮、雕刻、磨光、打蜡的根艺制作五步法，并被后来的根艺创作者奉为“金科玉律”。张安禄认为，根是灵魂，是生命之本，他扎于土地，汲取营养，托起一片绿荫。根是具有精、气、神的，根艺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根雕。它的可贵之处，在于它取之自然，尊重自然，而高于自然；根艺的创作是点石成金，而非人工雕琢。所以张安禄认为，根艺创作要追求神似，要产生巧夺天工的效果，总体上要把握三分人工、七分天然，绝不能本末倒置，舍本逐末，有的作品甚至不需一刀一凿。他为自己的创作室命名为“天趣园”，意在勉励自己尊重天趣，顺应天趣，体现天趣的创作宗旨。青州籍中国美协理事王界山先生也为创作室题写了四个大字：抱朴见真。

怀着对艺术的一腔热爱，张安禄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到了根艺事业上，在艺术领域里，他孜孜以求，艰难跋涉，痛并快乐着。为了寻觅一块弃之荒野的树根，他翻山越岭，不辞劳苦；为了得到一块心仪的树根，他四处打听，辛苦奔波；为了创作一件满意的作品，他兀兀穷年，废寝忘食。他深知自己最大的缺陷就是理论的贫乏，为了充实自己，他阅读了大量根艺专著和美术书籍，先后几次到北京、济南、潍坊等地参加全国根艺研讨会和展览会，并亲身聆听美术大师王朝闻、刘开渠和根艺大师马骊骥的教诲。2001年夏天，他带着妻子，应中国根艺协会之邀，来到北京农展馆参加全国根艺创作展评。在那次大会上，他得到了中国根艺协会马骊骥大师的指点和高度肯定。他的作品《龙归》被组委会评为



一等奖。

张安禄在王坟镇是第一个“吃螃蟹”的人。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，一大批乡民走上了根艺之路，根艺已经成为王坟镇独有的文化景观。张安禄是豁达宽容的，对求教他的人从来都毫不保留。看到他的“弟子”一个个因为根艺发家致富，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。不过，也有些人因为经济利益的驱动，竟然到山上掘地三尺刨树根，糟蹋了一片青绿，每每看到这些，张安禄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称他们为艺术的败类。

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朴素的道理，身为农民的张安禄体会自然更为深刻。的确，在艺术的道路上，张安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。山东电视台、《大众日报》曾经报道过他的事迹。他创作的作品数以千计，近百件在全国展览会上获奖，近百件被韩国、日本、新加坡等外国友人收藏。电视连续剧《刘老根》的根艺道具，全部出自张安禄之手。

聚焦——一尊卧牛的前世今生

这是一尊用千年崖柏老料精心制作的卧牛。很多相逢是需要缘分的，而这种缘分又总是那么可遇不可求。倘若张安禄没有遇见这一块千年崖柏根，或许这块根依旧在某个山村院落里沉睡，抑或成为某一位匠人手下拙劣的作品，那将是张安禄的艺术生命中一份无可挽回的遗憾。幸运的是，他们没有失之交臂，他们的相逢更像是偶然背后的必然，必然之后的自然而然。他们都在等待，于这块崖柏来说，是近两千年旺盛的生命之旅结束之后，安静地等待着另一种方式的重生；于张安禄来说，则是耳顺之年，艺术生命里等待上天一份特殊的眷顾和馈赠。在宇宙洪荒里，几千年也是沧海一粟，然而两个生命在同一个时间和空间维度里相遇，则是不折不扣的奇迹。

这是一块来自太行山脉的崖柏木老料。崖柏作为近年来木头中横空出世的一匹黑马，因其生存环境特殊，质地坚硬、色泽沉郁、油性充足、芬香醇厚，具有较高的观赏、实用和医用价值，一般木头只能望其项背，再加上获料甚难，日渐稀缺，其价值更是在五年内翻了十倍。在崖柏家族中，当首推太行山脉崖柏，它们不仅料子紧实、质感强烈，香味沁人心脾，而且树干树根造型多变，蜿蜒扭曲，飘逸灵动，是根艺创作的最佳材料。

试想，这块崖柏生于太行山脉某山腰之处，立根本在破岩中，日月经天，四时更替，栉风沐雨，自强不息，见过几多轮回，历经多少沧桑，死后树体依旧经历着自然界的风吹日晒、千磨万击，吸取着日月精华，这是怎样的造化传奇。因为是老料，历经几度枯荣生死，其厚重和质感自然是新料难以企及。唯其料老，方显木质细腻，气度从容，方容得下这岁月流逝。

这块根料，张安禄是从远在百里以外的沂源一朋友处偶得的。而在这之前，它是如何在太行山深处悄然死亡，如何被发现挖掘，又是经过怎样的颠沛流离，流落到异乡，虽不得而知，但这前世今生里必定是充满曲折和诡异。2014年的9月的一个傍晚，张安禄收到这个朋友的电话，说寻得一块太行崖柏，前段时间被一滨州根艺创作者看好，一直为他留到现在。但今天那人忽然反悔，害怕出不来好的作品，价超物值。这宗生意就这么夭折了。

听到消息的张安禄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赶了过去，一打眼，便觉得是一件难得的宝物。购回家中，去皮、雕刻、磨光，一星期后，一尊卧牛巍巍然出世。每一件作品都是艺术家的孩子，可这件作品，绝对是张安禄最珍贵的孩子。用他自己的话来说，是从艺二十多年来，最为满意的作品，恐怕以后也不会有作品能够超越。而作品一经问世，全国各地客商、根艺爱好者纷至沓来，争睹神牛风采，更有人携数十万现金想购买收藏。一件根艺作品何以有如此巨大魅力？究其原因：

一曰栩栩如生。这尊卧牛身长1.3米，体形健硕，头尾躯干比例搭配适度，耳、目、嘴、背、尾各部位历历在目，其耳伸展且有弧

度，静等执牛耳者。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，白色牛面之上，陡然伸出一浅褐色牛嘴，跳跃出一深褐色眼睛。尤其这眼睛的位置恰到好处，状如铜铃，充满灵性，深邃悠远，实乃神来天成、画龙点睛之笔。

二曰筋骨铮铮。俗话说画龙画虎难画骨。而这尊牛的线条纹路清晰，脊背是伸展的横纹，臀部是扭曲柔和的斜竖纹，均为白色。而牛胸腹充满盘旋突兀、曲折纠结的深褐色肌腱，既有沟壑，亦有隆起，像箭在弦上的弓蓄势待发，像澎湃激荡的浪力量无穷。如果上前敲打，一定会发出悦耳的铜声。

三曰神韵吉相。形神兼备，出神入化，是一件根艺作品最高的境界。整尊牛成卧伏状，配以20厘米高长方形香柏底座。其体型威武，神态安详，气度雍容，颇有运筹帷幄、从容不迫的将军气魄。真真是有血有肉、有灵魂有精神。这尊卧牛看起来既无孺子牛的辛苦操劳，也无华尔街牛的刚烈挣扎，有的是低调奢华和内涵，在岁月静好中对生命的驾驭和享受。特别是牛首低垂，牛嘴下伸，呈吸水状，吸水即是吸金，蕴含卧享其成、财源滚滚之美好含义。人生果真至此，夫复何求！

四曰鬼斧神工。文章本天成，妙手偶得之。这尊牛完美契合了根艺精神之根本，裁剪、去皮、磨光后，基本未加雕琢，完全是妙趣天成。即便不似何物，单就这太行崖柏的体量、木龄、质地和肌理而论，已是上乘佳品。每一根线条的起承转合，每一处色彩的变化呼应，都包含无数岁月，蕴藏诸多故事，尽可以细细咂摸品味。面对这样的作品，我们只能慨叹造化神秀，并为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肃然起敬！

自然天成的卧牛于甲午之年

在青州呈现，也是颇有机缘的事情。青州是古代中国九州之一，因位于神州东方，因东方属木，其色为青，故名“青州”。青州右有山河之固，左有负海之饶，从西汉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的名城重镇，拥有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。明朝以降，青州城方圆十余里，形状如同一头强健的黄牛卧与城南云门山下，因而青州别名又称“卧牛城”，现在民间仍有关于卧牛城的诸多传说。

卧牛诞生于古老的卧牛城，岂不是天意使然？青州博物馆是一家拥有明朝殿试状元卷、龙兴寺佛教造像等珍藏的国家一级博物馆，其馆长杨中奎先生听闻讯息后，专门赴张安禄家一探究竟。他被卧牛的神采深深折服，一再要求将此件作品请进博物馆进行专题展览，让中外游客体味艺术作品之魅力，品读青州历史之厚重。

谈到与青州文化的关联，还有一件作品不得不提。该作品是一件根艺“寿”字，高1.5米，宽75厘米，曾获山东省根艺大展金奖。根本是极好的柏木根陈化料，色泽乌黑，粗糙层叠，扭曲回荡，富有质感。几乎未加雕琢，一个遒劲有力、洒脱飘逸，又不乏古朴厚重的“寿”字就呼之欲出。而在青州，云门山上摩崖石刻“寿”字可以说是一张靓丽的城市名片。该字为明嘉靖年间衡王府内掌司周全所书，字体结构严谨，端庄大方，通高7.5米，宽3.7米，仅“寿”字下面的“寸”字就高达2.23米。所以当地人有“人无寸高”、“寿比南山”之说。众多的中外游客都把能到云门山参拜大寿字作为来青州旅游的首选，以表达对自己和家人最美好的祝福。

一牛一寿，竟与青州文脉如此息息相关。

透视——艺术已经成为生命组成和生活方式

青州市王坟镇，因境内有明代王陵而得名，是山东省面积较大的山区乡镇。张安禄家所在的山溜子南北纵深十几里，两旁和谐号一般的山脉逶迤相对，一座座村庄像老母鸡在披着阳光恩泽的柴窝里下出的蛋，不经意地散落在山根子底下，由生死相依纠缠不清的一条路和一条河串联在一起，构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疆域。溜子的北头被一座东西走向的山扎口，只好通过一条隧道建立起与外部世界的关联。溜子的南头则因了山脉的渐次萎缩变得豁然开朗，不期然又被一条东西大道截住。这条山溜子养育了张安禄，张安禄也在这条山溜

子里建立起自己的艺术王国。

张安禄的家位于两条河交汇之处，南边一条河自西向东，西边一条河自北向南，均发源于山间清泉。宅门前一开阔处，便是张安禄的露天艺术工厂。无论严寒酷暑，只要不是农忙，张安禄都在这里进行他的艺术创作。远山默默，村落依依，河流匆匆，张安禄精心雕琢的身影，融为山乡风景的一部分。

根艺创作不仅仅需要思考的煎熬和精神的磨练，而且是一项繁重的体力活。因为长期创作，张安禄患上了严重的肩周炎，右胳膊不能完全伸展，有时候晚上疼得整夜睡不着。医生让他休息半年，他在医院里答应得很好。可一回到家，看到眼前的树根，就坐不住了。平素里就有糖尿病的他常常感到心力交瘁，但是他从没有想过放下手中的刻刀。

是的，他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在某一刻停止创作，与树根对话了半辈子的他甚至不敢想象，没有树根陪伴的日子该怎样渡过？

对于一个真正热爱艺术、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来说，作品的经济价值自然是退而其次的事情。这些年来，一大批根艺爱好者纷至沓来，向张安禄学习根艺创作技术。也有一些人把自己收藏或觅到的树根拿来请他加工制作，已负“根艺大师”盛名的他每有求必应。淄博一位退休的老领导将家中一段碗口粗细的黄杨树拿

来，让张安禄先生雕刻几个物件，作为家宝传承给两个孩子。张安禄依据木形，雕刻了一个寿星，一个镌有清风鸣鹤图样的笔筒。老人很是满意，硬是要付比约定价格多一倍的酬金，被张安禄婉言谢绝。在他的眼里，根本是有生命和灵性的，能够把一块朽木以艺术的形式赋予新的生命意义，是一件幸福而高尚的事情。

艺术的感召力是无穷的。一个偶然的机

会，65岁的老陈听闻了张安禄的故事，酷爱根艺的他从几百里外的滨州骑着三轮摩托赶过来拜师求艺，张安禄先生管吃管住，一呆就是几个月。在老陈看来，能在先生周围耳濡目染，近距离观摩创作，确实受益匪浅，而先生的人格魅力也深深地感染着他。先生生日，他专程从深山买来一只黑山羊，用三轮车拉过来，而一进先生家门，发现已有二十多位受益于先生指教的根艺创作者集聚于此。

因艺术而结缘，因艺术而相聚。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。张安禄的家庭更像是一个文艺沙龙，每天都要接待好几批前来参观、交流的根艺爱好者或者同仁。在张安禄的朋友圈，既有名满华夏的艺术大家，也有腰缠万贯的商贾；既有位高权重的政要，也有平凡朴实的一介草民，但在他的眼里，没有贵贱，只有艺术素养的高低和道德操守的上下。乡村的时间是寂寞的，空间是广袤的。而因为艺术的介入，因为搞艺术的一帮朋友的聚合，让原本平淡的岁月显得厚重而丰富，让原本苍白的生命变得高贵而富有神性。

张安禄的两个儿子，一位坐机关，一位经商，都生活在城里。两个孩子没有传承他创作根艺的技艺。对此，张安禄并没有遗憾。他认为，任何艺术形式都是语言的一种延伸表达。当传统的话语方式面对我们的灵魂世界和思想田园显得理屈词穷时，我们会选择一种艺术的方式去诉说、去叩问、去触摸。有人选择了音乐，有人选择了丹青，有人选择了舞蹈，当然，还有更多其它可能的选择。有选择是幸福的。我选择了根艺，但我不能强迫他人也做同样的选择。我的作品就是我的语言，虽然大部分都离我而去，可不管在什么地方，他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，都见证着我的存在。

太阳还没有升起的早晨，张安禄常常登上村头的山顶，俯瞰这葱茏的世界，苍茫的大地，自由生长的万类。他对眼前的世界充满敬畏，对自己的生命有着更为深刻的认知。他是这片土地忠实的子民，这片土地生下并哺育了他，为他提供源源不绝的营养。祖父以及祖父的更远的祖父，连同自己的父亲母亲就埋葬在这片土地。他注定无法离开这片土地，如同无法割舍对艺术的挚爱。如此说来，他是一个纯粹的艺术

家，更是一个纯粹的农民。

